

一段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

撰文·供图 肖培根

王文采院士是著名的传统植物分类学家。他主要研究毛茛科、苦苣苔科、紫草科、荨麻科等的分类和系统学，新发现了20个属，约500个新种，修订了毛茛科翠雀属、唐松草属、铁线莲属等多个属的分类系统；同时在对苦苣苔科的分类和系统学研究中，揭示了科的演化趋势，建立了后蕊苣苔属、吊石苣苔属和小花苣苔属的分类系统。我和他的相知相识就缘自“植物分类”这个专业媒介。

事情可以追溯到1961年，那年我才29岁。我单位（中国医学科

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）的一群年轻人承担了第一次中国中药普查的任务，采集了大量中草药原植物标本。当时有关中草药和中国植物方面的资料十分匮乏，要对这批标本进行正确鉴定就成为一大难题。单位领导决定派我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进行为期两年的进修，进修课题确定为“中国植物志毛茛科升麻族和楼斗菜族植物的研究”，课题负责人便是王文采先生。

这两年成为我一生中一段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。

王先生当时风华正茂，刻苦勤奋，在植物所的中青年队伍中，已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佼佼者了。当时植物所还在北京动物园内的老楼办公，空间狭小拥挤，我和王先生均在存放毛茛科植物标本柜的一楼标本室内工作。

王先生对植物分类和系统工作的那份热爱、执著、专注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。他对自己的研究对象，总是认真地观察、解剖、对比，并不时地记录下草图和心得笔记。他的植物分类、植物地理等知识非



扁草果标本及图版



常扎实, 不时就有新的发现。在这种气氛的感染下, 我开始对每一种需要研究的植物进行花部解剖, 如果是典型的, 则画成图, 再从中进行细致的比较。因此, 当我在研究被鉴定为扁草果属的植物时, 发现扁果草的花瓣具很短的柄, 心皮2~5枚, 完全离生, 但是另外大量的种的花瓣却有细长的柄, 而且心皮固定地只有两枚, 基部合生, 加上这些种的小叶裂片顶端微凹, 在凹缺底部存在腺体。这充分说明了两者存在着显著差别。我立即将这一发现告诉王先生, 并请他看解剖镜下的花各部器官, 我们很快达成了一致——这是一个很好的新属, 并写出了论文, 将新属命名为人字果属 (*Dichocarpum* W.T. Wang et Hsiao) 发表。该属现在

已得到国际上的广泛承认。

两年进修, 在王先生的引领下, 我们终于交出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, 包括如期完成了《中国植物志》27卷承担部分。由于毛茛科有众多药用植物, 王先生还建议增加“毛茛科植物的化学成分和疗效”一节。发现新属1个、新种7个、新变种2个、新组合13个, 发表论文5篇。这些工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。

时光飞逝, 转眼已过去了半个世纪, 这段往事似乎早已成为陈旧的历史了。但是从一名科研工作者的中青年岁月中, 已经可以看出他在未来的雏形。我和王先生朝夕相处的那段岁月中, 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几点:

首先是他对植物分类事业的挚爱, 从而孜孜不倦地在这片

领域中辛勤耕耘。他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民的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当时, 《中国植物志》尚未面世, 面对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, 他积极投身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》的编写, 这部著作既实用又形象, 对广大植物学工作者更是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。

其次是他的植物分类知识和技巧。王先生善于博采众长, 当时的植物所可谓是群英荟萃, 国际上著名的分类大师诸如胡先骕、秦仁昌、吴征镒、钟补求先生等纷纷在此, 他总能从他们那里获得灵感, 形成自己的风格。因而不惧怕植物分类领域中的难题。当时分类难度很大的毛茛科大属, 如乌头属、唐松草属、铁线莲属等, 在他手中总能变得游刃有余。他在研究工作中观察细致, 善于总结, 随时把各种心得体会用蝇头小楷和简图记录下来。

最后是他当时就重视与国际同行间的合作和交流。当时国际上知名的毛茛科专家, 如日本的田村道夫 (M. Tamura) 和英国的劳内 (L. A. Lauener) 等, 他经常与他们讨论专业中的各种问题, 这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可说是难能可贵的了。

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我的这篇短文: “是金子总是会放射出耀眼金色光芒的!” ■

(责编 李瑄)

